

# 40多年前的 高考准考证

■ 晔平

1975年,在小学“戴帽子”读完初一后,我来到南京一中读初二和高中。本来按照划片安排应当升入东方红中学(现中华中学),但当时南京一中离家更近,我便分别向这两所学校写了一份申请,于是转入了南京一中。

1977年,邓小平同志果断拍板,力主恢复中断了十多年的高考。中国青年一代的命运由此彻底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由此步入正轨。

由于启动高考时间紧迫,1977年是分省命题,1978年才是首次全国统一命题。1978年夏收夏种时节,我班全体同学住在汤山金山岗南京一中农场学农。离7月下旬高考还有不到两个月时,学校通知十几位同学回校准备复习功课提前参加高考。我被学校指定报考文科,是因为《如何查字典》《我的理想》等几篇小文曾在南京市中学生作文大赛上获过奖。可是没有学过历史和地理啊,怎么办?父亲曾经的同学好友在南师大任教,闻讯送来两本油印的史地复习资料。就凭着这少得可怜的图书资料,我在极短的时间内仓促上阵了。当时中小学都在区县管理,南京一中在白下区编序列第一,我是南京一中在校生文科考生排序第一,所以我的准考证编号为(白在文)00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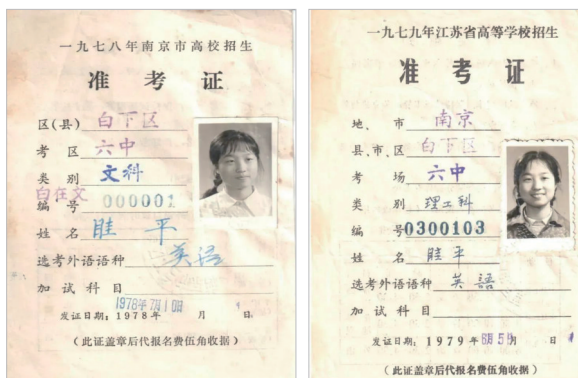
当时积压了大批老三届学生,因此当年南京的录取政策是优先保证老三届学生录取,我印象中录取起选线是288分,但在校提前录取起选线还要高100分,即388分以上方可录取。那时,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尚未完全恢复正常,普遍不开历史和地理,以学习

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代替物理和化学。我考了326分没能考上,那就权当一次练兵、过过手吧。那年,我校在校生提前考上大学的仅三位理科考生,分别去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海军工程学院,均为计算机专业,据说全市没有提前录取到文科的在校学生。

随后,南京一中以一次语文和数理化摸底考试成绩为依据,在全市首开文理班、快慢班分班教学的先河。我的总分排入理科快班高二(1)班,且当时社会上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便选择由文转理,更换赛道,参加了1979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理科高考,准考证编号为(白应理)0300103,开始进入了一年正式备考的冲刺阶段。

在理科快班高二(1)班学习一年,南京一中为我们精心安排了强大的教师阵容:班主任是政治特级教师、教研组长王兆华,语文教师是教研组长智仁勇,数学教师是特级教师赵若林、教研组长蒋浩和左鸿泰,物理教师是教研组长关长全,化学教师是教研组长任映轩,英语教师是教研组长陆丽娟,老干部部长解平先生经常到班里转转看看了解情况。在老师们的精心培养教导下,一年之后,全班48名同学25人考上大学,而1979年全国高考录取数仅27万人,录取率还不到5%。

因为特别喜欢化学任映轩老师的仪表仪态、业务学识、精彩板书,便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化学。1979年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报考了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化工学院(现南京工业大



学)这3所学校,而我填报的院系全都是化学系。父亲说,还是去南师大吧,它在原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等有关院系的基础上组建,校址为原金陵女子大学旧址,女孩子会更合适。于是,1979年9月,我和全班60位同学一起,来到随园200号南师大化学系,在这所充满“厚生”氛围的美丽校园里,开始了最难忘的4年大学生活。

也许是年龄日益见长,最近几年,每到高考前夕,我都会拿出两张珍藏了40多年的准考证,回忆在南京一中和南京师范大学这两所百年老校学习的美好时光,回忆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回忆同窗同学的青春年华。南京一中和南京师范大学为我从事38年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所谓:求真向善亦求美,感恩淡定皆随缘;风景如画人生路,有苦有累更有甜。

# 猫 事

■ 王优

那只黄猫,是四叔家的,但它常来我家,也吃食,也捕鼠。它一来,草堆里、衣箱上、房梁上,窸窣窸窣、令人牙痒痒又无可奈何的吱吱声便销声匿迹。如果几天不见黄猫的影子,那声音又猖狂起来,扰得人心烦。饭桌上,父亲就会问:“猫呢,咋这么久没来了?”

父亲不喜欢小动物,对猫却是例外。他常常从碗里拣出几块小肉,或是夹一筷子挂面,放桌下的碗里,“喵喵喵”,唤黄猫来吃。黄猫吃罢,拱拱背,“呼噜呼噜”几声,不见了踪影。有时,它蹭父亲的腿,对着他,“喵喵喵喵”。“还没吃饱吗?”父亲念叨一声,再夹一筷子面,或者再给猫一些拌了菜汤的饭。

祖父生前,亦是舍不得猫的。他坐厅堂里看书,那黄猫伏在他脚边。只一会儿,他的老花镜落在鼻尖上,呼噜声自他张着的嘴里很有节奏地响起。黄猫呢,不知啥时跳上了膝盖,蜷缩在翻开的书页上,也打起鼾来。祖母见了,笑一声:“你这地方选得好哇!咋不爬上来蹭去……”猫“喵”一声,逃遁不见。祖父睁开眼,望望猫逃走的方向,微微一笑,推推眼镜,看起书来。

夏日,祖父把凉竹椅搬到槐树下,掏出旱烟袋,慢慢掐焦糖色的烟丝,装一锅子。“咪!”红色火柴头在黑色火柴盒侧面擦起一朵小火花,木柴与硫磺燃烧的气味里,祖父嚼着嘴,猛吸一口,烟叶的气味弥散开来。明明灭灭的烟火里,脚边的黄猫忽然“咪溜”一声,爬上了槐树,惊得白头的画眉扑棱棱飞向院外的香樟树。有时,它在槐树里蹿,捉蜜蜂,抓蝴蝶,弄得花呀叶的纷纷而下,掉在祖父头上身上,他也不管,仍慢慢吐他的滋味悠长的烟圈。玩厌了,黄猫冲下来,蹲伏着,看阳光里的烟圈忽大忽小变魔术。突然一跃,扑向烟圈。青色的烟圈飞呀飞,叶子的香和槐花的香在半空中短暂融合,消散。

有一次,祖父洗漱完毕,立在阶沿上,看院坝边满树梨花胜雪。只一瞬,他一栽倒下去,像失了根翻了兜的树桩,直直倒在阶沿下的泥地上。“喵呜”一声,黄猫不知从哪里蹿出来了,围着他,“嗷嗷嗷”,孩子似的,跑来跑去地叫。半晌,祖父睁开眼,他问:“我这是在哪里呢……”

陆游写道:“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风雨大作之时,诗人内心愤懑无人可闻,唯与猫共处一室,相依相偎,心中块垒仿佛一时放下,暂得忘忧而喟然。“生前旧童子,伴我老山村。”猫俨然成为诗人寂寞生活的安慰和精神寄托了。

祖父故去后,黄猫常常出没于院后的田间阡陌,那是祖父生前常去的地方。它也很少来我家了,来了也少吃食。眼神懒散,皮毛蓬乱又黯淡。父亲叹息:这猫也老了。没多久,便再不见它的影子。

有一天,两个小侄子在山梁上的草堆里,发现了黄猫,僵硬的躯体蜷成一团。少年们惊叫着,看了好久,用竹筐装了,拿了小锄头,埋在河边。潺潺流水声里,小河愈来愈小,小树愈来愈大。不知清风明月夜,萤火虫舞时,树下的黄猫会不会蹿到浓荫里,染一身柏香,摇落几颗晨露。

# 与阅读结缘

■ 晔平

当我读大学选择了中文这个专业,此生就注定与文字和阅读结缘了。

课堂上,年轻讲师的气息让我领略到诸子百家、魏晋风度的文人情怀,儒雅的老教授激情澎湃吟唱唐诗,把我带入到盛唐之音的久逝年代。下课后,我每天“泡”在学校图书馆读书,一位位作家就这样走进我的世界。

在课堂上,书籍中结识的那些大师,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律动。诸子百家的思想光芒,建安风骨的苍凉豪迈,唐诗宋词的人文关怀和个性追求;李白、朱光潜、海德格尔、萨特等一批中外哲学家,在理性中浸润着对待世界的赤诚……这些充满魅力的生命让人景仰。正是阅读让我走进他们傲岸不羁的精神世界。也是那段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毫无功利目的的阅读时光,为我打上了精神底色。

大学暑期留校,我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参加常熟电台的社会实践。那时,虞山脚下的常熟市图书馆刚刚建好,有时下午半天无事,我就常带着一个装满水的大塑料杯,一头钻进常熟图书馆。

在图书馆的阅读空间里,我可以无拘无束、自在随意地翻阅书架上的书籍。文学类的、美学类的、哲学类的、新闻类的、管理类的……管他天南地北,管他古今中外,都可信手拈来。我沉浸在书籍里,就会忘记了忧愁和烦恼。多年后,疲于奔命的我处理着工作的各项杂务,当我回到家后瘫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浏览网络上各种纷繁的信息,想着再拿起一本书来读时,心里也有怅然若失之感——很难再找到当初那种惬意的阅读心境。

其实,阅读也是有讲究的。所谓“十部书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朱光潜先生说过:“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则如驰骋十里洋场,虽新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

人生不读何为?让我们尽情阅读,走进那些生命与自由!

# 我的父亲

■ 朱红玲

小时候,我非常淘气,野性很足,不受管教。我父亲很普通,但教育我的方式很特别,有几个家教故事,让我印象深刻。

刚上小学时,我觉得自己的姓氏特别不好。当时没少被小朋友们取笑,于是我向父亲强烈要求改姓。我父亲把我拉到一边,笑眯眯地说:“以后再有人取笑你的姓,你就告诉他们你是在做好事。”我怎么也想不通,姓“朱”怎么就成了好事了。他说:“你想啊,这个姓总是有人要姓的,你不姓,他们就要姓。现在你用了这个姓,他们就不必姓朱了,就不会被其他的同学取笑了。你看,你是不是在做好事呀?”一番话就这么忽悠住了我。从那以后,再有人这么取笑我时,我就挺直腰杆:“你们笑吧,我在做好事呢!”长大以后才明白,父亲用这种特别的、正面的方式让我学会了快乐地原谅别人,不去计较这些小事。

上初一的时候,我对别人特别挑剔,喜欢评判别人的缺点。我父亲一招就改变了我这个习惯。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农村人习惯把小桌子搬到门外空地上,把粥盛在锅里端到外面去吃。我父亲端着锅出来时,擦着我走了过去。等到端起碗开吃时,我突然发现他脸上沾着一大块黑灰,秒变“花脸爸”,顿时笑到捧腹。他就静静地等我笑够了,才问我笑什么。我指着父亲脸上的灰笑得开怀,他拉着我来房间里站在三门橱的镜子前,让我看看自己的脸。我诧异地发现我的脸上不知何时也沾上了一块黑灰,怎么也擦不干净。我哭得稀里哗啦,认定是父亲故意捣的鬼。他拉着我一块儿去洗脸,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你看别人的缺点,就像看别人脸上的灰,很清楚,可是你自己身上的缺点呢,你却看不到。你以后看别人缺点时,能不能先想想自己的缺点?”我才恍然,他脸上的灰是他自己特意抹上去的。从那以后,我想批评或指责别人时,总会不自觉地想一下,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毛病。久而久之,我渐渐地能容忍别人的缺点了。

当然,父亲也狠狠地打过我。中秋节又到了,家里虽不算很穷,但母亲一向节俭,总买不了几个月饼。痛痛快快地吃一回月饼,成了我那时心里最美的愿望。家里吃不到,那就在外面想办法。那时我上二年级,学校离二姑家很近,离二姑的妯娌家更近。中秋后的一天中午,我也不回家,直接到二姑家的妯娌吴大妈家。吴大妈的女儿已经出嫁,肯定会买月饼孝敬母亲的吧。在吴大妈家里,我吃过中饭,主动跟人家唠嗑,说来说去,就兜转到月饼上了,一边说着,一边紧盯着高高悬在梁上的一只篮子。我的经验告诉我,那篮子里一定有宝贝。

我那绕着月饼打转的话语、紧盯梁上竹篮的小眼神,逗得吴大妈哈哈大笑,她毫不犹豫取出月饼给我吃。后来,这事被吴大妈当作有趣的事告诉我二姑,我二姑将这事告诉了我爷爷,爷爷又告诉我爸爸,暗示我需要教育,于是我便吃到了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皮带烤肉”。第二天看到我腿上的条条杠杠时,父亲蹲下身子,帮我揉腿,向我道歉,说他下手太重犯错了,还跟我约定一起改错。从那以后,我懂得了脸面的重要,学会了自我尊重,也明白了主动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恰恰是一种最难得的自我尊重。

现在想来,我父亲虽然不是教育家,但他教给我们的是一辈子有用的东西。正是他的教育,让我这个当年一身毛病的孩子变成一个有用的人,变成一个立于三尺讲台教育育人的人。

教育家杜威说过:“一切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形成性格。”唯愿天下的父母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能给孩子留下一些生产性的、可持续性的财富。



# 做教育理想的坚定践行者

——读《教育从何处出发》

■ 胡志峰



“学校空间是滋养学生精神和气质的场所,被赋予生命和教育的意义”,在培养学生上提出“让自由、自律和自主成为学生精神生活的主旋律”,使得学生的精神生活“充实、健康、丰富多彩,充满学习的快乐和挑战,充满成长的价值和意义感”。汪正贵是这样说也是在这样做的。如让学生参与手绘新版的学生手册、亲手为每个高三学生颁发毕业证书、行击掌礼、设置自由着装日、聘请学生做校长助理、保护学生分数隐私……无一不体现出人文情怀与温情教育理想。作为高中校长,没有整天琢磨分数,而是数十年如一日在琢磨育人,在践行育人,这份担当与情怀,成就了汪正贵的教育人生。

做坚定的践行者,就要坚守初心,不断思考。有人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位校长要保持本色、保持初心真是不容易。从30岁开始担任校长并且做了20多年校长的汪正贵,为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借用李希贵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学习者,思考让他有了保持初心的持续动力。对于教育经典著作的学习,对于同行的学习,对于跨学科知识的学习等,在这本书的文字中清晰地呈现出来。深层次的思考是对自己教育初心的真切坚守。如他对学校功能价值的思考,提出了学校的四维空间,即物理空间、

精神空间、社会空间和网络空间,进而深层次地提出了校园的内在结构关系和校园与社会的密切联系,让学校教育最大限度地发挥育人功能。尤其是汪正贵鲜明地表达了要转变教育方式,要理性认识教育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他所做出的一系列的教育实践与探索都是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进行的,如他所说:“教育的职责是帮助学生在自由中学会自律和自主,应始终着眼于培养学生内心建设性的一面。”这些思考都是围绕着他的教育理想来进行的,也都是遵循着教育的规律而展开的,体现了教育人的深刻眼光与见识。